



甘建华

在石鼓书院听唐调吟诵

戌戌之夏不比往年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,无甚要紧事咱轻易不出门。7月17日晌午过后,朱立侠夫妇自北京乘高铁来衡阳,我们约好在石鼓书院会面。

其时太阳高悬,天地白花花的,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手机显示气温34℃——桑拿一样的温度,岂止岂止啊?但见紫薇和夹竹桃开得热闹,这是当令物候的花朵,灿烂了一个夏天。

朱妻小唐,常宁市兰江乡人,清末署安徽、湖北两地巡抚唐训方的后裔,毕业于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,曾经来过石鼓书院。她还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,烈日下先保命要紧,让她们随其亲戚的车子赶紧回家。朱立侠从衡阳转车晚上10时去惠州,利用这段空档随我游石鼓书院。

云南罗平县人朱立侠,字伯奎,号愚斋,名字号齐全,一听说知是学中文的,而且是古代文学——没错!他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;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,研究方向为诗文创作与批评;博士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,研究方向为汉语韵律诗学,后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,现为国学院讲师。他是中国第一个国学教育博士生,第一个唐调吟诵博士后,近年致力于中华吟诵之抢救、研究与推广。

去年3月,因见樱花雪瀑般飘飞,我一时诗情勃发,邀约全国各地新诗旧词大家,还有一批书法名家,共襄“春天奔涌而至”同题诗词书法活动,雅集石鼓书院,可谓极一时之盛。经人介绍,邀朱立侠作诗一首,知其为衡阳女婿,故嗣后一直保持微信联系。

他送我一本专著《唐调吟诵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,后附有一张光盘。又送一本《毛泽东诗词吟赏》,文怀沙吟咏并题签,李汝松、李素丹记谱,刘炽、李汝松编曲,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0月版,随书附有两张光盘。

进得书院山门,乔木葳蕤,河风吹拂,稍感凉爽,心胸为之一快。在大观楼湘君书店,借过戴述秋《石鼓书院诗词选》,摇着徐悲鸿题写的印制品折扇,听朱立侠吟诵明末清初天地大儒王夫之的诗词。

《蝶恋花·石鼓危崖》(《潇湘十景词》之五):

“蒸水东流湘水北,一曲沧浪,映带青山色。旧是朱陵仙洞客,鹤归不向乌衣国。

江树迷离潭影侧,画栏筠帘,梦断春消息。击鼓冯夷寻未得,馋龙怪舞云生墨。”

《摸鱼儿·石鼓江山》(《潇湘小八景词》之二):

“瞰蒸湘,曲影双清。流下洞庭秋远。危崖突兀玉峰寒,界破苍流一线。谁许见,只蛟宫金绳,夜拥鱼龙怨。画船歌扇。对笑水江花,窥楼暈月,惹尽流霞片。

行乐地,记取韶光迅转,画栏彩笔题遍。云杳潇湘千顷碧,瞥眼武陵溪畔。君莫羨!君不见,渔阳挝断霓裳宴。沧桑已变。想眉黛娇青,眼波凝绿,不是旧时面。”

吟诵包括吟、诵、吟诵等概念,甚至还包括吟唱、吟讽,是文学、语言、音乐三者的结合,具有自先秦以来的历史和传统,近代则以唐文治先生所创唐调最有影响。唐调是一种用抑扬顿挫的腔调,把诗文神气表现出来的

读书方法,其基本特征为读法和腔调因文体、性质而变化。此刻,朱立侠用唐调吟诵的王夫之诗词,语音袅袅飘扬在石鼓书院的上空,绕梁的景致却就在我们的眼前和脚下。先贤开创的意境,今人吟诵的腔调,让我耳聪目明,神清气爽,浮想联翩,不由得感慨系之。

第一次听到专业吟诵,其实也是在石鼓书院去年的活动中。那次衡阳诗词名家陈中寅吟诵湖南聂鑫森、山西安多民、天津陈丽伟同题诗词《春天奔涌而至》,南岳李静吟诵的是朱立侠的七律:“春到迤东一色收,满城金甲胜中秋。三峰秀插穿云剑,九瀑叠飞潜水虬。谢客远来留倩影,陶公高卧枕清流。何须采菊南山下,对此黄花意更悠。”我叫朱立侠写一篇《在石鼓书院唐调吟诵王夫之诗词》,汇入我领衔主编、洛夫题签、即将出版的文化地理散文选本《石鼓书院锦绣华》。他听后慨然允诺:好!

正在此时,导游引来一群十几名游客,说是广西河池来的政协委员。其中一位名叫蓝柯的老者,壮族人氏,年逾古稀,看起来花甲之龄的模样,且相貌儒雅,眼神清透明亮,举手投足间,可见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自言河池学院中文系教授,擅长广西官话吟诵,当即主动吟诵程颢《春日偶成》:“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这位洛阳程颢乃一代理学大师,恰是我们衡阳石鼓书院七贤之一、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弟子,说来可不又是十分有缘么?

朱立侠听罢蓝教授的吟诵,大喜,说是遇到知音了,再诵王夫之《摸鱼儿·朱陵仙洞》(《潇湘小八景词》之七)回敬:

“向苍崖,笛声吹裂,斜阳一片危岸。江流北泻雁南征,洞里春光无算。是灿烂,都应是云中,剑舞珠光按。花蹊棋馆。留满地苍苔,数峰烟树,掷与人间看。

仙户啓,石乳倒垂银蒜,空山翠杳天半。百花桥阻玉壶远,谁倩鸳鸯低唤。君莫欢,君不见,彤云故锁三山断。罡风吹散。想华表鹤归,天台人返,怕见人民换。”

蓝柯教授更喜,说河池学院在宜州区,邀请朱立侠到他们那儿讲学。我心中一动,蓦然想起北宋年间一桩旧事:崇宁三年(1104年)春,大文人黄庭坚因莫须有的罪名,被当道贬黜广西宜州,不知是否就是那个宜州?蓝教授及同行者点头不迷,说就是就是,过去的宜州就是后来的宜山县,今天的河池市宜州区,也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。我便向众人说起当年黄庭坚途经衡阳,受到衡州太守曾敷文的热情款待,遇到了湖湘第一歌妓陈湘,为其色艺所动,黄庭坚先作一阙《阮郎归》,再写流传千古的《蓦山溪·赠衡阳妓陈湘》。到了宜州后,难遣相思之情,又赋《蓦山溪》寄赠陈湘,给湖湘文化和八桂文化增添了一段风雅趣闻。

听陪同者自我介绍,方知是石鼓区政协副主席李长刚、秘书长曾鸿,妻妾阿芳正是他们的政协常委,于是各个欢喜。

晚上请朱立侠在书院旁边的石头锅子吃湘江河鲜,阿芳闻讯赶来,陈朝良、陈棋生叔侄也来了。饭后,他们仨在河边听朱立侠吟诵《岳阳楼记》,如闻天籁之音,半懂不懂间赞之不绝。我却心想,待下次朱立侠来衡阳时,得听他唐调吟诵朱熹的《石鼓书院记》。

梨园语

王春风

“梨树是怎样的?”“梨树就是梨树的样子。”听到文友们的对话,我也笑了。

处处是炫目的阳光,知了不厌其烦地聒噪,我们来到三塘镇梨园。车子停在梨树林的马路边,小路两旁都是梨树。一眼望去,一株株梨树在阳光的映照下跳跃着,舞动着。梨树比我要高,我踮起脚尖也望不到尽头。在虬曲的枝条上,挂着一个一个梨,像小灯笼,像小葫芦。有的低垂着脸颊,静默着;有的像捉迷藏的小孩,躲在绿叶后面,偷窥着。

我们走进梨园深处。地上有斑驳阳光,也有片片阴翳。碧绿丛中,梨儿压弯了树枝。拨开横陈的枝桠,亲近翠冠梨,如同撩开新娘的面纱,在脸颊上漾动的红晕带来一阵悸动,那是绿叶的守候和奉献。阳光直射过来,树叶分成浅绿和深绿,界限不很清晰。葱葱绿绿的枝叶,一片片,也带来绿荫。光照部分护着阴翳部分么?泛着金光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晃动。我对绿叶陡然升起敬慕之情。它不喧哗,不张扬,向枝头的梨儿输送营养。低调的劳作,无怨的给予。有了绿叶的风度,还怕没有梨儿么?这是一种合作,这是一种品格。

梨园的尽头有人家。路旁有几棵柚子树。柚子青绿诱人,圆圆的。屋后有枣树,高大,果实累累。在春天,这儿应是一处世外桃源,芳香四溢,落花缤纷。柚树枣树不成片,白色黄绿色的花朵依稀点缀枝头,与梨树林交相辉映,煞是好看。有人说梨树枣树应互相搭配栽种,如“西凤梨枣山园,儿童偷把长竿”,这给诗人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有的地方中秋有吃梨的习俗,吃梨不分离,寓意深刻。经过果农的家门口,他,中等个儿,皮肤黝黑,映着笑脸,递过一个一个削过的梨。水灵,硕大,掂在手里重重的。气温高,正是梨儿最甜时。咬一口,水淋淋,甜津津,涌上一种朴实清纯的感觉,如同一阵微颺浸润心田。

我们摘梨回来,全身浸透了氧气,鲜活鲜活的,熟悉的心跳在梨儿上律动。我又想起洁白的、在细雨中飘落的梨花。

一虫一世界

钟云省

小时候在老家,夏夜的我们,总要准备两个透明的小玻璃瓶子来捉萤火虫。

那时乡村的夏夜,一个队的人几乎都围在屋旁的禾坪上乘凉。大人们闹哄哄地谈天说地,故事和汗水齐飞。而萤火虫这时候也不甘寂寞,从屋前的丝瓜叶上、南瓜叶上,提着它们的灯笼,提着它们的光,朝我们的斗顶上飞来。

它们一闪一闪的光,惹得我们小孩子心里痒痒的,有些好奇和神秘,又有些羡慕和嫉妒,恨不得将它们全抓下来呢!

萤火虫很敏感的,它好像知道我们要抓它了,突然一下子掉头或者升高,给我们个措手不及。明明我们蹑手蹑脚,屏气凝神,就要抓住它了。谁知它突然发现我们的诡计,逃了!

后来,大人们告诉我们一个方法:用蒲扇扑!

这倒是个妙计,因为萤火虫飞行的速度不是很快。等它离我们很近时,我们用蒲扇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它压下去,这样一下子就能将萤火虫压住,百发百中。压在地上的萤火虫惊慌失措,来不及飞起,就被我们囊入了瓶中。

也有的萤火虫有防备心,好像早知道了我们的用心,就粘在树的叶子上不肯下来。我们摇动树枝,它也无动于衷。有人就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去抓,萤火虫好像感觉到了危险,一下子飞走了。

还有的萤火虫竟然飞到我们屋子的玻璃窗上,这不是自投罗网吗?

收集了萤火虫,我们就坐下来听大人们讲故事。这时候,凉风习习,满天的繁星一闪一闪的。

我们瓶子里的萤火虫能够飞上天去吗?它们是否愿意带上我们?我们听过囊萤夜读的故事,也拿出一本书来看。虽然瓶子里装了不少萤火虫,可它们的光还是太微弱,我们根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。

玩腻了的时候,大家抓了这么多萤火虫又有什么用?不如放了吧,让它们自由自在在天空飞翔,那才有意思。

“放!”于是大家一同打开瓶子盖,好像打开了光打开了飞翔的闸门,那些小家伙在我们头顶上欢快地飞翔,将我们带入了浪漫的童话里。

每一只萤火虫是不是都藏着一个故事,一个世界?

欣逢八一建军节致战友

彭宣生

恍惚时光数十年,转眼已至耄耋龄。
 南疆克敌共患难,四海为民献余阴。
 卒卸戎装转岗位,欣逢战友会雁城。
 人别心通常相忆,幸福万年谢党恩。